宋本
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疏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惇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爲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釋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爲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揔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爲二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爲燕食說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陳食祀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之於治內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丁丁陟耕反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幽深喬高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喬其驕反鄉本又作曏同許亮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復扶又反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相息亮反矧尸忍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

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疏】伐木至且平○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與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爲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爲異耳○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丁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與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即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揔言丁丁嚶嚶爲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釀酒文連伐木是酒爲伐木而設卽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爲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爲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爲興亦此類也

伐木

許許釃酒有藇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箋云此言許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許沈呼古反釃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盪酒盪音鹿藇音敘又羊汝反柹孚廢反又側几反藪素口反曰湑思敘反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箋云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之飲酒。羜直呂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已灑攤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於如字舊音烏粲采旦反洒所懈反徐所寄反埽素報反饋其位反簋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懈反攤本又作拚甫問反食音嗣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咎過也

疏伐木至有咎。毛以爲伐木其柹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釃其酒有藇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旣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羜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爲設燕食兼有焉。鄭以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許許至曰湑。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柹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柹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者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釃言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傳羜未至仁者。正義曰釋嘼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

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祇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為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箋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羜名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宜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箋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

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飧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六簋上肥羜釃酒爲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入簋假令與上釃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粲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衍美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餱音侯爾雅云餥餱食也愆起虔反訕所諫反饌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茜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湑本又作醑思敘反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茜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泲子禮反。**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蹲舞貌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坎如字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蹲七旬反本或作墫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爲于僞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迨音待閒音閑

疏伐木至湑矣。毛以爲伐木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釃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名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名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名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名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泲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卒有閒暇而爲此飲其意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爲異餘同。○箋兄弟父至母之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爲父黨則諸舅爲母黨此言兄弟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揔上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

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是母黨爲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頍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揔辞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爲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爲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箋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傳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箋爲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爲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下下俱戶嫁反注下及下臣同。

疏 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荅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荅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固堅也箋云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

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

疏 天保至不庶。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

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箋云使至予之。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戩子淺反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箋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汲已及反。【疏】天保至不足。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 箋云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縱足用反長張丈反。【疏】傳高平至曰陵。正義曰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爲陵。箋此言至高大。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爲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 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蠲古玄反舊音堅饎尺志反享許丈反。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禴本又作礿餘若反祠嗣絲反烝之丞反盩直留反周大王父名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疆居良反嘏古雅反傳直專反【疏】吉蠲至無疆。毛以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爲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謂將祭祀。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春曰至曰烝。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

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公先至諸盩。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卽諸盩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天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先君至象神。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卽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弔至詒遺也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弔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燕樂音洛。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百姓百官族姓也箋云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徧音遍【疏】神之至爾德。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衆百姓之臣徧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 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恆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恆反。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騫虧也。騫起虔反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栢之枝葉常茂盛青青

相承無衰落也【疏】如月至或承。正義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栢之木枝葉恆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栢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恆無衰也。箋月上至就明。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經字作恆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薇音微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本或作獫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難乃旦反注皆同將率子亮反下所類反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杕大計反

【疏】采薇六章章六句至勤歸。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爲難非獨周也故鄭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勑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鄉士爲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名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愧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

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摠序往反六章
皆爲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
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
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
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鄉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
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
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箋文王至息之。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摠名此序
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
由命之故知以文王之命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
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
退郎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
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
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
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郎命之但
往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爲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
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
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二輩
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脆脆同
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
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
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爲二月之末
三月之
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薇菜作生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
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
直用反下
重敍同。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箋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
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 **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
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
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
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
疏 采薇至之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戍役
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

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閒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箋西伯至行期。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嚴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然昔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爲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爲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蹔費永久。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脕之時。脆七歲反脕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箋云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箋云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

【疏】采薇至歸聘。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箋柔謂至脆脕之時。正義曰定本作脆腝之時。傳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緜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爲大小耳。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少而剛也箋云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坤本亦作巛困魂反。**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箋云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疚病來至

也箋云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疚久又反【疏】傳陽歷陽月○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箋十月至爲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已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郎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箋云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薾○**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業業然壯也○業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箋云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三息暫反又如字

【疏】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戍役之行隨從將帥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爲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箋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

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敗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騤騤彊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騤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必寐反倚其綺反舊於蟻反○**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弭彌氏反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彆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云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日戒音越又人栗反警音景

【疏】駕彼至孔棘○毛以爲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旣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玁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爲異餘同○傳腓辟○正義曰傳文質畧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傳象弭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箋弭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彆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紒

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尙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爲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昔韓詩云昔始也雨于付反霏芳非反說音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疏 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揔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九之三

○伐木

而役言父舅先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誤及案此當重父舅二字別以父舅先兄弟五字爲一句 **是此篇皆有義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傳意以此伐木鳥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當作彼彼者彼爾雅也 **具解丁丁嚶嚶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

伐木許許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滸滸後去水旁案正義云其柹許許然下文同釋文云許許呼古反是其本皆作許許不從水後漢書朱穆傳顏氏家訓書證引作滸滸郎沈所云呼古反是也讀許爲滸遂破爲滸而引之凡羣書引詩文多不同者往往類此非毛氏詩別有作滸之本唐石經初刻誤所謂字體乖師法也

許許柹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柹作柿案柿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柿芳吠反見詩注謂此也說文柿削木札樸也從木朩聲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柿不誤閩本以下皆誤爲柹釋文云柹孚廢反又側几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郎宜從朿非也因又并誤大字爲柹詳後考證

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下許字作前考文古本同案前字是也正義云鄭以響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以響時解前者也

今以召族之飲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考文一本同案人字是也

以許許非聲之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非七月正義云沖沖非貌非聲是其比也

東西二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非記文疑衍非也正義說以上記文是東西二伯以下記文乃州牧之伯所以曉人也但伯下當脫是也二字因此脫而下文乃衍禮記二字矣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記二字當衍是也

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佐當作佑左傳作右

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上當脫不字擊衍字也凡一脫一衍多是寫書人自覺其誤而如此後遂忘更正耳山井鼎云擊作事當是刻也

王曰父義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誤羲是也

上大夫六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

欲令族人以不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無字誤是也

此言兄弟父舅二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兄弟下當脫摠上二字是也

同姓摠上王之同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摠上二字當衍文是也

正義曰定恨作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定下當有本字

伐木六章章六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三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

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〇天保

此鹿鳴至伐木於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生業日隆 閩本明監本毛本生誤王 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予正義作與予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又云故云皆開出予之此云開出予之仍作予複舉箋而順其文不同此例考文古本改箋亦作與誤采此所易之今字

大陵曰阜 小字本相臺本陵作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陸字是也

多曰積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積字當作異謂此箋以委積爲多少者異盧文弨云其上當有脫文浦鏜云積及下當粟米者有限

凡七字疑衍皆非

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予誤予 要以所改有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亦誤以是也盧文弨云爾雅疏作亦故

省文以宛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宛當作婉

言法效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效誤効案効卽效訛俗字也餘同此

如月之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緪作恒是正義本作緪字也釋文云恒本亦作緪恒緪字同考工記恆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恒讀爲㮚緪之緪緪緪亦同見廣韻考此經字說文二部引詩曰如月之恒當以集注定本爲長

如日月之上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如日之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出上當有始字因上文衍日而此脫也 浦鏜云日當衍字是也 月去日已當二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當作一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爲一次月去日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三日去合朔二日月去日二十四度十四分近一次故

曰已當一本 集本定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集本當集注之誤後並同是也

○采薇

章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入誤六是也 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率正義作帥率帥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釋文云率本亦作帥非正義本也正義上文復舉序云命其屬爲將率仍作率是其證○案舊校非也 文王爲愧之情深 閩本明監本毛本愧作恤案所改是也 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 故知以文王之命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命誤倒案十行本知以文剜添者一字是文字衍也序云以天子之命可證言王者順上云事殷王也 周正月丙子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𢗇當朔字誤是也縣正義引無此字

歲亦莫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釋文云莫本或作暮依此或東方未明蟋蟀小明雲漢經諸莫字正義本皆作暮但未有明文不可意必求之也

今薇菜生而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菜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歲亦莫止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莫當作暮下標起止箋莫晚同 然若出車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若二字當倒 暫費永久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久字當衍是也

謂脆脕之時 毛本脕誤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釋文云脕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毛本偶合其誤五經文字肉部云脆脕見詩注謂此也內則注作娩又作免皆同正義云定本作脆脕之時當以正義釋文本爲長

靡使歸聘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靡所考正義云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是正義本作使字又作本因箋無所使歸問而誤耳 然始得歸

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始得歸三字 故綿箋云小聘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綿誤歸案問上浦鏜云當脫曰字是也

故以名此月爲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當以定本爲長

實陰陽而得陽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陽字當作月　爲其嫌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下正義云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可證又無字當衍　故稱陽焉閩本明監本同案陽當作龍　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慊二慊字皆當作溓下正義云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可證○按羣公溓卽今公羊傳之羣公廩也作廩者非古本　讀者失之故作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溓當作慊

且文言慊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字當衍

故將帥之車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在將字上錯在車下　賊賢害仁則伐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民誤仁是也祈父正義引作民　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入誤人案山井鼎云故恐攻誤是也

腓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作避釋文腓下云毛云避也皆易字之例

所以解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紛與結義同釋文云紛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段玉裁云說文弭下作紛以紛爲長　宜滑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滑作骨十行本初刻滑剜改骨案滑字是也

豈不日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初刻日後改日案釋文云曰音越又人栗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字卽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　豈不日相警戒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作曰正義中同　左傳云公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室作族爲是是也　今以爲可弓韃步又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衍字是也　說文云彎方結反云弓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反云弓剜添者一字是云字衍也方結反三字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不知者以之入正文乃誤加云字○按此引說文音隱語非自爲音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誤倒錯之也　夏官司弓人職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矢誤人是也

戍止而謂始反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作戍役止云定本無役字於理是也

事得還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反此正義作返亦是易而說之反返爲古今字也上正義多作反當是爲後人依注改耳　則渴則有飢閩本明監本毛本渴上有有字案所補是也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三）　孔穎達疏

出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疏】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作出車詩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旐旟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畧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迴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卽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爲小到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牧音目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爲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卽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趍之此序其忠敬也○難乃旦反注及下皆同裝側良反本又作莊○【疏】我出至棘矣○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今旣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已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卽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今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卽使裝載者以王家之士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趍之也以王命不辭卽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傳出車至牧地○正義曰以言于彼

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廄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廄者是也廄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廄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廄不必征馬故不用焉。箋上我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名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爲將帥出車纔訖王即命已爲將則將帥之車爲己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弍車從車注云弍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鄉兼官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龜蛇曰旐旄干旄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旐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彼旟旐斯胡不旆旆**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旟音餘旆滿貝反隼息允反旒音留**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悄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憔慈遙反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

疏我出至況瘁。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爲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上干矣以屬旐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旐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傳龜蛇曰旐。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旟交龍爲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

其屬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爲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爲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旐下云旐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旟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傳旆旆旐垂貌。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旐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近附近之近下近西戎同壘力軌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疏王命至于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於旐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朔方近玁狁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卽朔方也。箋云往築至軍壘。正義曰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雨雪于付反又如字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昔我至簡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巳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爲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閒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爲勞苦。箋黍稷至休息。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爲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玁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此卽云昔我往矣

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玁狁也旣伐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
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
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
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隣國有
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
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 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旣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
所見而興之。喓於遙反趯吐歷反螽音終躍音藥鄉許亮反或作鄉音同興許膺反。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
降 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忡勑中反降戶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疏 喓喓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玁狁將
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與之焉言喓喓
然爲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
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鄉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
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不
至故憂也旣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卽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
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
之時爲諸侯鄉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旣平玁狁方
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爲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遲遲
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
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
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蘩音煩祁巨移反訊音信 赫赫南
仲玁狁于夷 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疏 春日至于夷。正義曰此序其
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
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因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
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
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

爲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爲三月采蘩爲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役戍役也有杕之杜有睆其實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箋云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閒音閑說音悅莫音暮本亦作暮疏有杕至遑止○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室家踰時則思○思息嗣反又如字疏傳室家踰時則思○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杞音起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丹反幝尺善反又勑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緂音同痯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疏陟彼至不遠○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故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

之役車今嘽嘽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痯痯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念之○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爲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爲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傳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爲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爲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箋云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我念之憂心甚病○疚居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繇直又反

疏 匪載至邇止○毛以爲文王勞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爲來乎何爲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異餘同○傳會人占之○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

疏 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存者以

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
多能備禮也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歌之○正義
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
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
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
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魚麗于罶鱨鯊

麗歷也罶曲梁
也寡婦之笱也鱨楊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
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
尉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
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罶音柳鱨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鱨
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音沙亦作魦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鯊石
鮀也鮀待何反大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豺仕皆反獺
勑鎋反又佗末反漁音魚一本作𩇕同取魚也尉音畏麛亡兮反本或作麑同卵魯短反隱
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勒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

君子有酒旨且多

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句
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

疏

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
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
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
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傳罶曲至所然○正義曰
釋訓云凡曲者為罶是罶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
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釋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
則曲薄也以簿為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
陸機疏云鱨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
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
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鱨鯊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
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
不妄天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者謂氣
寒其風疾其風疾卽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揔名自
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
月令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
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

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葢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誤字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爲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尉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爲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而尉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在八月言尉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爲十月事也言尉羅設者說文云尉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葢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旣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迊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迊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可爲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爲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迊也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亦爲盡物也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萑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鱉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箋酒美至又多○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魚麗于罶魴鱧 鱧鮦也○鱧音禮鮦直冢反 君子有酒多且旨 箋云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疏 ○傳鱧鮦○正義

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偏檢諸本或作鱧鱷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鰥者定本鱧鮦鮦與鱷音同

魚麗于罶鰋鯉鰋鮎也○鰋音偃郭云今偃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為鮧鮧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為鯇鱧為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

疏傳鰋鮎○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為鰋鮎鱧鮦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古哀反養餘尚反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疏南陔至黍稷○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縣音玄編必先反見賢遍反○

疏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箋云三篇至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揔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今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亦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遭此而亡之又解為亡而義

得存者其義則以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旣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旣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 九之四

○出車

作出車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下浦鏜云脫者字是也 乃始還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帥當作師形近之譌 爲小到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到作別案當作倒正義例用倒也

戎僕掌御戎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戎當作貳因別體字貳作弍形近而譌也 以此云維其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之誤維其是也 或卿兼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卿當作卽形近之譌

將帥旣受命行乃乘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帥作率馬作焉案率字焉字是也

旆旆旐垂皃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旆旆旐垂皃是其證正義下云定本旆旆旐垂皃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作定本云旆旆旆旐垂皃上旆旆經文也下旆旐垂皃謂繼旐曰旆者也故下云一旆字也釋文以旆垂作音或與正義本同與定本不同各本正義皆誤

僕夫況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況瘁釋文云況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考此當是經本作萃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箋之例也釋文云依注作悴似乎未晰也四月釋文盡瘁本又作萃下篇同亦其證

憂其馬之不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釋文云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考憂其馬之政謂憂非其馬之政也段玉裁云用甘誓文是也當以定本爲長

滋益憔悴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茲正義作滋茲滋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傳龜蛇曰旐○明監本毛本脫○閩本鋟

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城案此築於者經之城于

其所建於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旂誤

於是欲令赫赫補毛本令作令案令字是也

○杕杜

有睆其實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睆作晥案釋文云字從日或作目邊又見大東經睆彼牽牛字同

女心傷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女誤汝毛本初刻同後改女

有睍然其實閩本明監本毛本睍作睆案所改是也

謂之父母也已尊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由讀下屬

○魚麗

終於逸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終於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作佚考文古本作佚采釋文

文武並有者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言字之譌

鱨楊也小字本同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十行本是也正義中同釋文鱨下云楊也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各本皆誤正義云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下云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考此則今誤合兩本爲一當

是經注本始依定本作不操斧斤斤下無不字後不知者以正義本不字竄入遂不可通定本以不操下屬正義本以不芟上屬相臺本每四字爲一句亦非此當從正義本正義以定本爲誤者最得之也

士不隱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正義云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正義本作隱其本又作偃者即今之堰字周禮𩵞人注水偃谷風正義引作水堰

庶人不數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庶人不揔罟者謂罟目不得揔之使小又云集注揔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釋文以不數作音與定本同考九罭傳作緵罟釋文云字又作總是緵總同字揔又總之別體當以正義本爲長

然則曲簿也以簿爲魚笱閩本明監本毛本二簿字皆作薄案上引爾雅注作薄薄字是也

無不誤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字二字當倒是也

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閩本明監本毛本斤斧誤倒案正義本傳作斤斧十行本不誤不知者以定本改之非也

不得圍之使迊閩本作迊俗字也明監本毛本作匝正字也

但不麛耳[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麛當作匝

獸長麛夭閩本明監本毛本夭誤麌案夭即麌字之假借不知者以今國語改之○按改麌是也

鳥翼㲉卵閩本明監本毛本㲉誤鷇案㲉當是鷇之假借

三章則似酒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似下衍酒美二字案三章二字亦衍涉下文而誤也

鱧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鯛直冢反鱧下云鯛也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鱧鯇又云或有本作鱧鱳者定本鱧鯛鯛與鱺音同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鯉名鯇下正義引孫炎鱧鯇一魚釋文鮎下云毛及前儒鱧爲鯇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鯇爲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鯇各爲一魚也作鱳者依說文鱳鱧也所改皆非傳意

又與舍人不異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有案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不

郭璞以爲鰋鮎鱧鯛四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鯛當作鯇

○南陔白華華黍

鼓南北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磬誤鼓考鄉飲酒禮是也 又解爲亡而義得存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當作篇形近之譌 各置

於其篇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端卽複舉注文也 則止鹿鳴一篇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什 而鄉飲酒之禮

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燕字誤是也 禮樂之書稍廢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稍下浦鏜云脫一稍字以鄉飲酒燕禮二注考之浦挍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直遥反下註同燕樂音洛下註皆同 疏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江漢之間魚所産也罩罩篧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烝之承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篧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冀反下同。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 疏 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竝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置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卽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篧也。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篧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篧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箋烝塵至至誠。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不言

烝爲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
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
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
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鳧鷺
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
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
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辞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
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
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
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
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以公所樂之賢或是已之私
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汕所諫反樔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樔側交反字或作罺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旋力到反。**疏** 傳汕汕樔。正義曰釋器云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衎樂也。衎若旦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興也纍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樛居虯反瓠音護纍力追反本亦作蘽同下遐嫁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疏** 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
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
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鄉飲酒曰賓
以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
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
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
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 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翩音篇鵻音隹本亦作隹。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復扶又反下同。**疏** 翩翩至又思。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

是雛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摶木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雛鳥爲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爲如字又于僞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萊音來夫音符。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疏南山至無期。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万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捴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舝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與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覩其山形草木便爲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一端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栲山樗杻檍也。栲音考杻女九反樗敕居反檍音憶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秀眉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枳枸楰鼠梓。俱甫反楰音庾楸屬枳諸氏反。疏傳枸枳至鼠梓。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楰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耇音苟壽也艾五蓋反沇音刈疏傳黃黃髮耇老。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間古覓反疏由庚萬物至其辭。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

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

【疏】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維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旣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葢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内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内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内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内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臯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内爲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内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内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箋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湑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爲于僞反**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輸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疏蓼彼至處兮。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與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舒寫盡兮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爲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以爲湑湑也湑湑露在物之狀故爲蕭上露貌。箋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焫蕭合馨香是蕭爲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

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瀼瀼露蕃貌。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蕃音煩 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被皮寄反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爽差也 【疏】既見至不忘。正義曰言遠國之君蒙王
恩澤令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者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泥泥霑濡也。泥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 豈樂。弟易也箋云孔甚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豉反。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疏】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
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凱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
濃濃厚貌。濃奴同反又女龍反 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轡也革轡首也忡忡垂飾貌在軾曰和
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鞗徒彫反忡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勑弓反軾音式鑣彼苗反。 【疏】既見至攸同。正義
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己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鞗皮以爲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雝雝然乘是車服屈已
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爲主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鞗轡也至曰鸞。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
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即言沖沖故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
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
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此說至然。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鞗革沖沖和鸞雝雝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
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
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

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侯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湛直減反疏湛露至諸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揔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爲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與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云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晞音希。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厭於鹽反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渫息列反疏湛湛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與諸侯受王燕飲而嵬峩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湛至陽日。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爲喻以陽爲乾物故知日也。箋露之至而晞。正

義曰露之所霑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揔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雖賜爵耳故言雖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夜飲至渫宗○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渫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天子至大燭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渫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爲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揔而言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飲桓於鴆反

疏 湛湛至載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與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酬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耳。故以庶姓揔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荅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

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疏 湛湛至令德。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椅於宜反木名也陔節古哀反字亦作祴音同戒也

疏 其桐至令儀。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俎衆多而於王爲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其實至陔節。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絶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陔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陔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鎎火旣反云怒戰也玈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疏 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醻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箋諸侯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玈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爲重故又引王制以明

之言敵王所愾者敵者當也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爲讎敵而伐之旣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功後說享鄭先言享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倘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爲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它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丼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彤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玈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玈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爲揔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藁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爲揔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揔也鄭亦首章爲揔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弨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弛式氏反**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饗於鴆反○

【疏】彤弓至饗之○毛以爲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弨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傳彤弓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

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玈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强弱之名此彤玈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露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玈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體同異未聞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玈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玈弓以射甲革椹質則以玈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玈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玈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矰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玈矢當周禮恒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箋言者至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叙王意故云有嘉賓既叙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箋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箋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卽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享不終日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喜樂也○樂音洛○**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內反

疏 傳右勸○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醻酒傳醻報言爲亭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箋右之至之謂。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𢰅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於席末坐啐酒此鄭畧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卽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卽此卒爵爵卽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爲醻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韜也。櫜古刀反韜本又作弢吐刀反弓衣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說也。好呼報反說音悅**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醻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疏】箋飲酒至厚勸。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醻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醻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菁者莪上子丁反下五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同樂音洛下並注同選雪戀反。【疏】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至樂之矣。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

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
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
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
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
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
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疏 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莪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烝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箋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爲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辞故爲君子以禮儀接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中沚沚中也。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疏 箋古者至得意。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己之辞故爲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汎汎方劒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箋云休者休休然○休虛虯反美也【疏】汎汎至則休○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子於人誰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之二）

○南有嘉魚

大平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平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下正義云皃鷺與此序皆云大平之君子可證

欲置之於朝閩本明監本毛本置作致案所改是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久下當脫如塵爲久凡四字以久字複出而誤也上見求魚之多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止案所改是也彼注云君子謂成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斥誤謂是也正義下云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是本引此作斥也升家臣以公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李巡曰汕以薄魚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魚也作汕魚案爾雅疏引作汕以薄汕魚也此當汕也並有各脫其一

鄉飲酒曰賓以我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此文當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此正義據當時或本猶有鄉飲酒燕禮連言者而定其誤如此也今無其本矣案鄉飲酒燕飲而安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五字當衍文是也此寫者涉上文而誤

有專壹之意我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我上當有於字夫撑木之鳥慤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雖夫不之鳥慤謹用四牡傳箋

之文也

〇南山有臺

保艾爾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依傳艾養保安也似經文當作艾保今考釋文以保艾作音是釋文本與唐石經以下正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者

〇由庚崇丘由儀

各得其宜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宜束晳補亡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此當作儀非也此序以宜說儀與由庚序以道說庚崇丘序以高說崇以大說丘爲例正同束晳改作儀失序意矣不當反據之也凡他書援引之異不可信者視諸此毛不注序無此傳明甚李善取烝民我義圖之之傳破而引之耳

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各本作處者皆誤段玉裁云正義作意是也

故鄭於譜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譜當作此

〇蓼蕭

外薄四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外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正義云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

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作裳案所改非也周頌譜及臣工二正義引皆作當依說文常是裳之正字

雒師謀我應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雒誤維案文王正義引皆作雒

州有十二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十當作十有正義下云既言州十有二師可證下引注云州立十二人又云故州有十二師者皆非經成文也山井鼎云宋板作十有誤舉下行耳

舒其情意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舒誤輸

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至四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我心則舒寫盡兮 閩本明監本毛

本舒作輸案所改非也此用箋**言爲天子所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子疑下字誤是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

至微十行本剜添者一字

豈樂弟易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樂也作音當是其本較今各本皆每多也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鞗革沖沖相臺本同唐石經小字本作沖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沖沖是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仍作沖沖釋文同皆可證**鞗轡也革轡首也**小字本相臺本

同案段玉裁云傳鞗轡首飾也革轡首也此謂革卽勒字古文省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

作鋚勒說文鋚轡首銅也然則鋚以飾轡首傳云垂飾貌正謂鋚也韓奕鞗以爲鞹淺以爲幦鋚

以飾勒金以飾軛四事一例載見云攸革有鶬鶬謂金飾采芑箋云攸革轡首垂也皆可證各本

作轡也係淺人刪首飾二字攸作鞗亦淺人爲之又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鞗皮以爲轡標起

止云傳鞗轡也釋文鞗下云轡也五經文字革部云鞗轡也見詩是唐時本已與今各本同**立當前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疾誤侯非也周禮本是侯字

唐石經以下皆譌爲疾唯此及論語鄉黨疏所引不誤詳見禮說九經古義周禮漢讀考

○**湛露**

蓼蕭序云天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浦鏜云脫不字是也

其義有似醉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儀案儀字是也正義云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可證

夜飲私燕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言燕私也引楚茨尚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倒常棣正義引此亦誤**猶諸侯之儀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儀當

作義卽正義所云族人之義也下箋此天子於諸侯之儀亦當作義卽正義所謂宗子之義也皆無取於威儀又正義屢云天子於諸侯之義亦可證**燕私者何而**

與族人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上當有已字常棣正義引有

於是乃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於是止是其本無乃字

以此變言在其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在二字盧文弨云當乙是也

○彤弓

自諸侯敵王所愾毛本愾誤餼閩本明監本不誤○按餼或鎎之誤說文引左傳作鎎後說享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所改是也下同

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下彤字當作玈安得賜玈弓多彤弓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得當作案傳形近之譌

坐絕祭齊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嚌誤齊是也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右字誤是也

○菁菁者莪

廾之司徒曰選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當作士是也物觀補遺云宋板官作士當是剜也

蘿蒿也此蘿蒿也此蘿蒿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也此蘿蒿四字案所改是也此複衍莪似邪蒿而細閩本明監本毛本似誤以毛本莪作葉案葉字是也

不成貝寸二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貝下當依漢志補不盈二字

載沈亦沈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沈字當作浮正義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云傳言載沈亦浮皆可證也考文古本作浮采正義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悅反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蓄勑六反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隊直類反　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疏　六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爲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夷。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

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雖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師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棲音西飭音勑依字從力脩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仂以爲脩飾之字借作勑音非騤求龜反閱音悅**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熾尺志反**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疏】六月至王國　毛以爲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

夏而行也。傳棲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爲簡閱貌也日月爲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卽以韋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箋六月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卽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旣飭卽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韎韐有奭以韎韐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韐之弁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韎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旣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雖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雖耳不謂遍於他事。箋于曰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其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比毗志反齊同也。

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

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旣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北狄也

疏 比物至天子。毛以爲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令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旣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旣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已爲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

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傳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脩長廣大也顒大貌○顒王容反說文云大頭也**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奏爲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箋云定安也

【疏】四牡至王國○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顒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爲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爲異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茹如豫反徐音如穫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鎬胡老反王云京師度徒洛反下同**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茷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旐旆茷是也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著知畧反**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鉤古侯反殷音古今經注作鞶無殷字以先蘇薦反陳直覲反

【疏】玁狁至啓行○毛以爲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玁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石爲大甚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玁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爲異○傳焦至玁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

以接于玁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
北方耳○箋匪非至大慫○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
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
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爲近故言大慫毛
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爲鎬
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
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鄉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
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傳鳥章至旐者○正義
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
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
繼旐者也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旃旌亦旆也以其繼旐垂之因以爲狀故
曰胡不旆旆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箋織徽至著焉○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
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
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茷央央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以
爲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
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
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
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
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
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
衣䄜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牢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
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卽生之
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
則此徽織亦縿長一尺畫鳥隼斿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
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
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
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旟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
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
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

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旐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旐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
象其所建之旌旐謂之爲號此唯有三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别
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旐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鄉統名爲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
下至鄰長鄉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卽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卽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卽司常云官府各
象其事也。傳夏后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鉤鉤鞶至未聞。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
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領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鞶之文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爲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
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卽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
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未聞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
牡既佶既佶且閑 輊摯佶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輊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至 薄伐
玁狁至于大原 言逐出之而已。大音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 疏
戎車至爲憲。毛以爲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
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
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
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爲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
。鄭以爲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爲壯健爲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曰不言與戰經
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强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
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
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
甫燕喜既多受祉 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

御諸友炰鼈膾鯉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飲於鴆反注同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疏吉甫至孝友毛以爲吉甫逐出玁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迫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炰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爲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爲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爲異餘同○箋御侍至勸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音起徐又求己反

疏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菑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菑畬音餘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莅本又作涖音利又音類沇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延面反餘也又徐薦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奭許力反茀音弗鞗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

疏薄言至鞗革○正義言人須芑爲菜我薄采此

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菑畝之中以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與須人爲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矢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采芑至用之。正義曰陸機疏云采芑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之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鄭謂鐖菑南畝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宣王至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奭赤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中鄉鄉所也箋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軧祁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反瑲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羮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箋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芾本又作茀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創本又作瑲亦作鎗同皆七羊反珩音衡煌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

疏方叔至葱珩○正義曰言方叔爲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纏約其轂之軧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瑲瑲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瑲瑲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軧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軧長轂也則轂謂之軧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爲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爲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劣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朱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是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强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箋命服至衣裳○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礼志云韋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戾至也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鴥唯必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鉦音征說文云鐃也又云鐲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亟子匠反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疏 駪彼至闐闐。正義曰駪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則陳閱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箋隼急疾之鳥。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鷙鳥也陸機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傳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戒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惟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

退如一也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蠢尺允反爾雅不遜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箋云方叔率其士眾執將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訊音信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嘽嘽眾也焞焞盛也箋云言戎車既眾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丹反徐音也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音皮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疏蠢爾至來威○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蠢蠢爾不遜之蠻荊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讎怨列國之大尚到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眾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眾以還歸也方叔士眾所乘戎車嘽嘽然眾焞焞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眾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荊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蠢動○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傳五官至之老○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之二

○六月

宣王北伐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入注者是也則爲國之基隊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隊作墜案釋文云隊直類反小字本以下之所出也考文古本作墜偶與唐石經合○按說文有隊無墜墜者隊之俗字也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無又正義云案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是當以正義本爲長各本

皆沿定本之誤 盡中國微矣閩本明監本盡誤至皆在北伐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在誤是明與上詩別王補閩本明監本同案王當
作主此與由夷全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儀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若將師之從王而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帥誤師是也
我是用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毛鄭詩考正云急字於韻不合段玉裁云鹽鐵論引急作戒謝靈運撰征賦用作棘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詳詩經小學
所設五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設以車僕注考之浦按是也又以爲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衣下浦鏜云脫裳字非也兵事素裳
下文引鄭志可證今周禮注衍裳字耳釆芑正義引亦衍周禮云韋弁皮弁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志釆芑正義引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是其證又引
見周禮屨人疏注云韋弁韎韐之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韐考聘禮注是也爲僕右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當作服
于三十里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三十作卅案傳箋正義皆云三十詩經小學云唐石經卅維物終卅里皆同蓋唐人仍讀爲三十是也凡唐石經章句中卅字卅字皆同此
織文鳥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徽織作音正義標起止云箋織徽下皆同詩經小學云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同鄭易爲徽識則當作識文今考此鄭以織爲識
之假借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也故亦不言讀爲例見前怨耦曰仇下周禮司常疏爾引作識所謂以破引之也白旆央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又作本也釋文
本作白茷正義本作帛茷周禮司常疏及出其東門正義引作白與釋文本同也公羊宣十二年疏載孫炎爾雅注引作帛則正義本之所同也詩經小學云作帛爲善又央央孫炎注及出其東
門正義皆引作英英考正義云央央然鮮明釋文云央央音英當是字作央讀從英也織徽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徽作徽案徽字是也釋文正義皆作徽
考左傳揚徽禮記徽號鄭司常注及此箋皆用徽字者假借也說文作徽者正字也明監本毛本所改非是正義中字同
箋云鉤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鉤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箋鉤鉤鞶可證釋文本鞶作股云音古正義云定本鉤鞶作鉤般又云蓋謂此車
行鉤曲般旋考箋云行曲直有正也乃取曲鉤直股爲義般與股形相近也爾雅釋文載李巡注鉤股云水出如鉤折如人股孫炎郭璞本作般注云盤桓者誤當以釋文本爲長
石爲大甚閩本明監本毛本石作實案所改非也石當作宓以帛爲行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茷正義作旆易而說之也正義下文云古今字也例見前

卞同故知鄉日千里之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知鄉曰盧文弨云劉向曰是也此在漢書陳湯傳漢有洛陽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惠棟云漢下當有中字陽字衍是也牢幅一尺縿幅二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牢誤牢終誤縿是也除去縿直是銘長三尺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縿作降案皆誤也當作縿帥謂軍將至五長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五當作伍下同此唯有王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但以卿統名焉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焉當作爲形近之譌箋鉤鉤鞶至未聞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鉤字案此誤刪也鉤讀如婁領之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讀如二字衍是也釆芑韓奕正義引無是也鉤鞶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是鉤鞶之文也誤倒故云同異未制聞閩本明監本毛本未制作制未案所改是也

所以極勸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勸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采芑

謂已和耕其用補毛本同閩本明監本用作田案田字是也箋解菜之新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采誤菜是也

約軝錯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軧作軝案軝字是也釋文五經文字可證餘同此○按軝說文从車氏聲凡氏聲與氐聲古分別最嚴

有瑲葱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有創本又作瑲亦作鎗同正義本是瑲字考文古本作創采釋文錯置文王於車之上衡閩本明監本毛本文王誤其文案山井鼎云宋板王作彩當是剜也彩字是韓奕正義作采彼云又累一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云又當作又彼文又以爲衣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裳字衍也六月正義引無閩本監本以誤似

則陳閱軍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而案所改是也故經改其文而引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當作徑形近之譌

蠢爾蠻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漢書韋賢傳引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倒之也晉語後漢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皆可證見詩經

小學今考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荊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荊蠻下文皆作蠻荊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

執將可言問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將作其案將字是也出車箋作其此不必與彼同正義亦作其乃自爲文不盡與注相應也

元老皆兼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皆當作者形近之譌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 文選樓藏本校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也。攘如羊反除也卻也竟音境械戶戒反三蒼云械揔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扶又反選宣兗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

疏　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揔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竟土是為復古也案王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大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生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旐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罷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揔歎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豪戶刀反依字作毫也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龐鹿同反徐扶公反　疏

我車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宗廟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艾魚廢反褐音曷槸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闑孽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孽音同或古歷反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射身弋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緌而佳反下同頃苦潁反甫田舊音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

疏 田車至行狩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爲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傳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爲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槸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茇舍鄭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茇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眾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

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三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卽此旃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交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交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槷與此不同鄭志荅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旌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卽然也。箋甫草至甫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箋云于曰也。囂五刀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搏音博舊音付近附近之近

疏 之子至于敖。○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讙嘩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爲曰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傳之子至有聲。○正義曰大司馬

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揔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許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䪫䪫之聲故知雖數者爲有聲。箋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諸侯赤芾金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覜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黃朱色也。舄音昔繹音亦見賢遍反下同

疏 駕彼至有繹。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諸侯至曰同。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決本又作決或作抉同古穴反佽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𢊁士賣反中丁仲反下中者同

疏 決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交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揔名。箋佽謂至相得。正義曰鄭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着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

訓佽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
危調之使相得。箋既同至積禽。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
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利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
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
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眾三曰主皮是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言御者之良也。猗於寄反又於綺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舍音捨椎直追反

疏 四黃至如破。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猗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驟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箋言御者之良。正義曰駟鐵云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猗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為說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讙音歡又音暄譁音花**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庖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反或又作髆射食亦反下射左髀同腢本亦作髃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依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脾本又作髀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外䯚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𦟝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䯚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膘踐子淺反

疏 蕭蕭至不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讙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徒輦至力取。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

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髑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擧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爲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爲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辟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畧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有善聞而無讙譁之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轂七里轂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疏 之子至大成○毛以爲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讙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爲異耳○箋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瑤伐鄭次于桐曰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轂七里轂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轂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疏 吉日四章章六句至其上焉○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

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揔之時述此愼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機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爲之祈禱能謹愼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時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禂爲之于僞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疏吉日至羣醜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維戊至禱獲○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愼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愼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謹愼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麕牝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麀音憂麌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麕本又作麇俱倫反復扶又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沮七徐反

疏吉日至之所○毛以爲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麌麌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麌爲獸名爲異耳○傳外事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敢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內外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

故也差擇釋詁文。傳鹿牡至衆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鹿牝曰麀也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字。箋麕牝至言多。正義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牡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麇是爲麇牡曰麌也由麇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麋牝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麔牝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麎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麎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麎音辰郭音脤何止尸反沈市尸反麋亡悲反

儦儦俟俟或羣或友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儦本作麃又作爊表嬌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士行也徐音矣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射食亦反

疏　瞻彼至天子。毛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儦儦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麎餘同。傳趨則至二曰友。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爲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傳驅禽至天子。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鐵箋云奉是時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豕牡曰豝。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戶頰反豝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兕中張仲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

疏　既張至酌醴。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爲俎實也。傳殪壹至制大。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雅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

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着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傳饗醴至飲酒。正義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箋御賓至俎實。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故臣為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十之三

○車攻

案王制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云當衍字是也

宗廟齊毫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毫作豪案釋文云依字作毫也考說文無毫即豪字之俗耳正義作毫乃易字而說之當以釋文本作豪為長

東有甫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甫字上磨去案唐石經考異云甫先作莆後改是也考釋文正義皆作甫傳云甫大也此亦字體乖師法之一經義雜記以為原刻作圃改從鄭箋者誤也又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作圃乃韓詩後漢書注文選注皆云韓詩也

大芟草以為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芟作艾案釋文本作艾音魚廢反正義本作芟考正義引大司馬注芟除穀梁傳芟蘭而說之芟字是也今穀梁亦作艾者誤

轚則不得入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轚作轚案釋文云轚音計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當是讀為古歷反也

左者左右者之右 小字本相臺本作左者之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之字是也釋文云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正義云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與一本同

鄭有甫田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甫作圃案釋文云甫草毛如

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又甫田舊音晡十藪鄭有圃田下同下同者卽此甫田字正義云爲甫田之草乃易字而說之耳不當改箋明監本毛本誤大徐本說文藪下豫州甫田今誤依小徐改爲圃田

既爲防院 閩本明監本毛本院作限案所改是也 **以爲門之兩傍其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門至門剜添者一字

閱車軌之裏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軏案皆誤也當作軓謂兩輪閒也 **又北百步爲一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一當作三 **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第至卻剜添者一字 **既陳車驅車卒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驅下誤衍車字是也 **非故火田獵**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放形近之譌 **箋甫草至甫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甫字誤圃案箋作甫正義作圃者以甫圃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標起止不當易山井鼎云宋板作莆因宋板磨滅而足之者誤加艸耳 **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豫至曰剜添者一字

維數車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以唯數作音是其本維作唯

搏獸于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段玉裁云薄狩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上文言苗毛謂夏獵則不當復舉冬獵之名且上章之行狩疏謂是獵之揔名則此狩字當爲實事以別於上章亦見詩經小學 **獸田獵搏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上獸字亦當爲狩考文古本作狩因覺其不詞而改之耳 **今近滎陽**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滎當作熒六經正誤云作熒誤其說非也後人多依之改熒爲滎詳見沿革例中

殷見曰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殷頫曰同誤也釋文時見下云賢遍反下同其本與正義本同也 **赤舃爲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赤誤金

不相依猗 閩本明監本毛本猗誤倚下驂不相猗毛本不誤

蕭蕭馬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以爲經本作肅云唐石經原刻作肅肅馬鳴後卽於肅肅上改爲蕭蕭非也石經並非改刻其所云經本作蕭者全未有據誤之甚者也

徒御不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經文作警傳箋正義皆甚明考文古本作警采正義○按李善文選注引三日充君之庖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庖下有廚字正義云衍字也是也自左膘而射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髀又云或又作髃者皆誤達于右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

裁云五經文字作髃是也釋文正義皆作髃乃轉寫之譌釋文云一本作髃髃卽是髃字耳又云本或作膘考髃髃二字皆文所不載釋文亦云字書無髃字此傳當以本或作膘者爲長何休公

羊桓四年注乃用髃字其義本不與此傳同也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者至不剜添者一字翦毛不獻閩本

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踐釋文踐子淺反正義作翦踐翦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吉日

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當特字誤是也○補案下故時言之也時亦當作特

麕牝曰麌小字本相臺本牝作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字是也釋文云麕牡下音茂正義云是麕牡曰麌也又云是爲麜牡曰麌也又云本或作麜牝者誤也皆可證經

義雜記據玉篇廣韻麌下誤作牝而以爲鄭箋所用爾雅與郭不同其說非也又引羣經音辨亦誤字耳考文古本作牡采正義

而致天子之所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致作至案作至字是正義云從彼以致天子之所騶虞正義引亦作至皆可證麌麜衆多

補毛本麜作麌案傳箋作麜誤也箋麕牡至言多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作牡案牡字是也麕牡麌牝麜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麜作麌案麌字是也郭

璞引詩曰麀鹿麌麜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麜作麌案皆誤也浦鏜云麌字誤是也又承鹿牡之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牝且釋

獸有麌之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麌誤麌是也

既挾我矢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又後改旣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天子飲酒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酒之二字當倒

二百七十二句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其初刻不能知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

疏 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爲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止於矜寡无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揔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爲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其乎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肅所六反本或作翿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劬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爲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

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棘冰反喪息浪反令力呈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

疏 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鴈避所惡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行焉○傳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侯伯至美焉○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揔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箋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

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垣音袁堵丁古反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究窮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究居又反

疏鴻鴈至安宅○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己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至為堵○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云此之子所未至者○嗸本又作嗷五刀反聲也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

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
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爲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疏】庭燎三章章五
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
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旣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
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
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旣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
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
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傳
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
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
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
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卽箴也卒
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夜
時而爲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爲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卽爲箴也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其音基辭也**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央且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經本作旦鑣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反

【疏】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
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卽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
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
故箴之○傳央旦至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
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
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耆是年之久從幼至
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
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
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
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
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

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晣本又作晢之世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芟所銜反先蘇薦反

箋芟末至雞鳴時。正義曰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始譬一世從昬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昬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昬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昬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煇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鄉許亮反字又作嚮煇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沔緜善反徐莫顯反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令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諸侯皆規王使爲善也。箋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遙反注皆同見賢遍反下文同

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在心也。鴥惟必反隼息尹反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

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
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疏 沔彼至父母○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
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爲今更不然鴥然而疾者彼
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
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爲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
何爲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
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爲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
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水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
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
水之趍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
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
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傳邦人至
父母○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
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
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揔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
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
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
彼流水其流湯湯 言放縱無所入也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湯失羊反復扶又反 **鴥彼飛隼載飛**
載揚 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不蹟不循
道也弭止也箋云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蹟井亦反弭忘彌氏反下同 疏 沔彼至弭忘○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
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故恣無所
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鴥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巳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
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巳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
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傳言故縱無所入○正義曰言水放
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
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

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懲止也箋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好呼報反**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惡烏路反

疏 鴥彼至其興。正義曰鴥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與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為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箋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詐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鬭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鶴鳴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

疏 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九皐音羔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見賢遍反治直吏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蘀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遙反**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它山喻異國。錯七落反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千故反琢涉角反

疏 鶴鳴至為錯。毛以為言鶴鳴於九皐之中其聲聞於外

方之野鶴處九臯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蘀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親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興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臣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餘同。箋臯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機䟽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當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箋云天高遠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箋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㱿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疏 傳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䟽云幽州人爲之穀桑荊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帋謂之穀皮帋絜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疏 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三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箋圻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

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本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正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悖人倫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爲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爲王于僞反下毋爲父同

疏 祈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爲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爲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爲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卽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傳宣王至爲敗。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卽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末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我乃至之士。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衞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

當爲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比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厎至也。厎瓜履反

祈父亶不聰亶誠也。亶都旦反**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尸陳也熟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供九用反養羊亮反

疏 祈父至尸饔。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熟食曰饔。正義曰對例則餁爲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已從至供養。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己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爲論饔飧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駮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馬五尺以上曰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皎古了反絜白也場直良反縶陟立反徐丁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焉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繄烏兮反

疏白駒四章章四句皎皎至逍遙○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宣王至縶絆○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靽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靷也○箋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十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總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藿火郭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賁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為釋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樂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遯字又作遂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已待洛反下音紀訣音決

疏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遊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傳賁飾箋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芻楚俱反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毋字與父母之字不同宜詳之他皆倣此疏皎皎至遐心○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己與之有恩恐遂疏己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傳空大○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箋毋愛女聲音○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聯音連疏黃鳥三章章七句○箋刺其至不固○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陟角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妃音配疏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本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己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啖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啖食今夫禁己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己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

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

【疏】不可至諸兄。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其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居也栩況甫反**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一之一

〇鴻鴈

鴻鴈美宣王也 毛本鴈誤雁明監本以上不誤餘同此

今還歸本宅安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當作定

明其王先據散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宜案王當作正形近之譌

箋云鴻鴈知避陰陽寒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云云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標起止云傳大曰鴻

至寒暑是正義本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八字在傳箋云二字在其下也

明君安集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明君安剜添者一字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既至爲剜添者一字

何休注云公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誤衍云字

○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美宣王因以箴也後改同今本案正義標起止云至箴之釋文以箴之作音初刻誤也

央且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央且釋文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段玉裁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向晨爲次第若作旦字與向晨不別矣釋文旦字或誤且今正詳後考證　供賁燭庭燎閩本明監本賁誤墳毛本不誤

以一夜始譬一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始誤如

○沔水

規主仁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主誤王

無所在心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在字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在作懼案在字是也正義云無所懼也乃正義自爲文不當依以改箋

女自恣聽不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此正義本是也有者衍

言放縱無所入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標起止云傳言放縱無所入考文古本縱作恣采正義

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毛本主誤王閩本明監本不誤

二章章八句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二章字磨改其初刻不可知也

○鶴鳴

尚有樹檀而下其蘀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其案有字是也此卽經爰有之有也正義云曰以上有善樹之檀亦其證

它山之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它誤他下章同案釋文云它古他字考此字與鄘柏舟漸漸之石經同餘經或作他用字不畫一之例也正義應易爲他十行本正義中作它乃以經字改之耳

其名聞於朝之閒 明監本毛本朝下有廷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以與人有能深隱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深下衍於字案十行本入至深剜添者一字是深字亦衍也 非但在朝爲人所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親當觀字誤是也

其下維穀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穀作穀閩本同明監本 幽州人爲之穀桑 閩本明監本毛本爲作謂案所改日也

○祈父

正義曰經二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埶而治其正殺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下有罪字案所補非也正當作罪 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則杜之杜塞案十行本令至下塞字剜添者三字當是但有則杜之耳十行本塞杜塞三字衍杜之誤倒閩本以下亦衍杜塞二字 則滅之□□□誅滅去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誤不空案依大司馬注考之空處當是悖人倫三字也○補今依挍補正

書曰若疇圻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釋文云若㕘此古疇字本又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考此箋是鄭自用其讀而引之正義本爲長

羌戎爲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引周語云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考韋注以爲西方之種四嶽後是羌字當作姜周本紀文同集解亦引韋注皆可證

若疇圻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疇當作壽下若疇圻父同 是末有姜戎之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末誤未 然然則爲王閑守 補 案

然然誤重宜衍一字

靡所厎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厎作底案釋文厎之履反至也

○白駒

大夫刺宣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幽後改宣案初刻誤也

以永今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永作久考文古本同案久字是也正義云以久今朝者可證

白駒四章章四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四是也

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人至何剜添者一字

散則繼其本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繼當作繫

艮為石地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誤重石字

此賁賁必為賢者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脫一賁字

毋愛女聲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然是當時本或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女下有之字以正義自為文者添耳

猶未是知其所在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是字

○黃鳥

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列下浦鏜云脫女字是也在母儀魯師氏母傳中今本失此篇雞鳴正義亦引此傳是其證

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興者四字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文箋例言喻見螽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疏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箋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天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揔一國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无禮來乎責之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樗勑書反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疏我行至邦家○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无行不信之惡夫旣得惡夫遇己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无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旣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爲異餘同○傳樗惡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己適人遇惡夫也○箋樗之至責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蓫勑六反本又作蓄蕢本又作蘈徒雷反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復反也疏箋蓫牛蘈○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

特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䔰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葍音福䔰音冨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祇音支惡烏路反

【疏】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冨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葍惡菜新特外昏○正義曰陸機疏云葍一名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箋不以至媵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氏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國冨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佼古卯反釁許靳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

【疏】斯干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冨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脩宗廟室是揔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冨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

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箋考成至先祖○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卽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矣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卽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旣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而以祀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旣爲釁祀使神得安焉室則旣爲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爲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秩直乙反澗音諫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好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瘉羊主反詬呼豆反

【疏】秩秩至猶矣○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旣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爲異餘同○傳干澗○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爲澗正以秩秩宜爲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爲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爲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箋國以至深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

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爲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箋言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穊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爲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義曰釋詁文。箋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嫄本或作原音同**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樂音洛

疏 似續至爰語。毛以爲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寢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爲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箋似讀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巳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諡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傳西至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箋此。至戶。正義曰以上爲立廟故此爲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

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无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雖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

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
箋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
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及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約之閣閣椓之橐橐**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
縮板也椓謂㨨土也○閣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柝縮所六反㨨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勑周反引也從手留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
于反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疏】約之至攸芋○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
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天也○鄭以爲揔宮廟羣寢下
句君子之所覆蓋爲異○箋約謂㨨土○正義曰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䄻也此椓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
杵築之也言椓謂㨨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㨨使平均然後椓之也㨨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箋芋當至覆蓋○正
義曰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覆故云其堂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
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跂音企竦粟勇反○**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
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棘居力反韓詩作朸朸隅也旅郎反革如字韓詩作勒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又音協肘張九反**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躋子西反【疏】如跂至攸躋○毛以爲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
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
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

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箋棘戟至翼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傳躋升。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箋伊洛至之時。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爲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殖市力反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煟音謂呂忱云火光貌

君子攸寧 箋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疏 殖殖至攸寧。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犬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傳有覺言高大。箋覺直。正義曰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爲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傳正長冥幼。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箋噲噲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此說宫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煟煟爲室宫寬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又音敷樂音洛本亦作落。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應應對之應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熊回弓反羆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疏下莞至維蛇○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爲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或爲燕以否未可明也。○箋莞小蒲至落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在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袵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傳言善之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箋熊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方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鬛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大音泰後大人同。○疏箋大人至生女。○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識之者以王不尙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獸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

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衣於旣反注衣以裳下衣之裼同璋音章。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喤音熿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

疏乃生至君王。毛以爲王前夢熊羆果有効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爲卑下璋見効奉臣職時巳其泣聲大煌煌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文也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无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祀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男子至有漸。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巳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裼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箋芾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因封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裼褓也瓦紡塼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裼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褓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爲禘紡芳冈反塼音專本又作專。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

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罹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疏】乃生女至詒罹○毛以爲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裼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事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爲善爲異餘同○傳裼褓也瓦紡塼○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爲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儀善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疏】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厲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屬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

其犉黃牛黑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犉本又作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箋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濈本又作戢亦作戢莊立反畜許又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呞而動其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呞本又作齝亦作齝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齝爲齝音漏洩也

疏傳黃牛黑脣曰犉○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箋女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報荅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箋云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何何可反又音河下及注同蓑素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餱音侯揭音竭又其謁反○三十維物爾牲則具黑毛色者三十也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索色白反○

疏傳蓑所以至禦暑○正義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爲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槀車所載槀車潦車也爲雨而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蒸之烝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兢其冰反騫起虔反○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麾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

疏傳騫虧○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旐音兆旟音餘○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多矣

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溱側巾反。【疏】牧人至溱溱。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服乃復爲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爲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夫。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牧人至國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陰陽至衆夢。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箋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兊兊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及民觀象爲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十一之二

〇我行其野

以荒政十有二娶萬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聚誤娶是也

言采其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遂本又作蓄正義本是遂字　遂牛蘈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遂牛頹又云定本作牛蘈釋文云藚本又作蘈考今爾雅云藚牛蘈故正義云此釋草無文其實藚蘈一字耳頹蘈爲古今字亦一也鄭所據爾雅當是遂牛頹今爾雅有誤

我采葍之時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葍誤蓄

成不以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考文古本成作誠案誠字非也乃依論語改之耳山井鼎云宋板同者誤　亦祇以異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祇作祗案六經正誤云作祗誤段玉裁云祇適也凡此訓唐人皆從衣从氏作衹見五經文字唐石經廣韻集韻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氐則尢繆極矣

誠不以是而得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誠當作成事二字正義即用箋文也　可著熱灰中温敢之補毛本敢作㪉案㪉字是也　有莘氏之媵氏之媵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下氏之媵三字案所删是也

○斯干

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落之如字始也或作樂非正義云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云本或作落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下箋爲歡以落之釋文云以樂音落本又作落正義云定本作落考正義本皆作樂皆釋爲歡樂定本皆作落則皆釋爲釁也釋文本上作落下作樂是以此落爲始下樂仍爲歡樂也　則又祭祀先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祀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可證　則而以禮釁塗之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所删是也　而於經無釁廟之云補案云當作文　本或作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落

似讀如巳午之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讀爲巳午之巳又云直讀爲巳是正義本如字作爲　比宗廟路寢是室爲南其戶補毛本是作之案上文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上云之室則此是字誤也　傳西至鄉戶○正義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西至曰剜添者二字當是至及○也　箋此至戶正義曰閩本同毛本此下有築字戶下有爾字及○明監本所剜入也　禮諸侯之

制也有夾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聘故言西其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西當南字誤是也寢者夾室與東

西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有字誤是也周公制禮土中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禮下剜入建國二字案所補非也下又后六

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云

其堅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致作緻案正義本作緻定本作致見𪁪羽又釋文云致本亦作緻同考文古本作緻采正義釋文

所以自光天也補案天當作大下正義云所以爲自光大可證毛本正作大鄭以爲揔宮廟羣寢毛本脫揔字宮下衍宗字閩本明監本不誤

箋約謂擂土補毛本謂下有至字案所補是也故云其堂堂相稱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堂字案下堂字乃室字之誤輒刪者非也

韓詩作鞹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鞹作勒盧本作鞹案鞹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鞹段玉裁云王氏詩考作鞹廣雅鞹翼也本此

如鳥夏暑又布革張其翼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布作希案所改非也又布當作希誤分爲二字耳

冥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正義云冥幼釋言文又云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又云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義之義不允考上傳云正長也正義云釋詁文釋文云王丁丈反崔直良反是依崔讀卽無不允當以或作本爲長

處所寬明快快然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一快字案上快字乃矣字之誤輒刪者非也而本或作冥幼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幼當窈字誤是也爲室宮寬明之貌補毛本室宮作宮室案所易是也

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亦同毛本落作樂案毛本依釋文改也徐又九完反補釋文挍勘通志堂本盧本完作還案小字本所附亦是完字盧文弨云還殺宋人避桓嫌名改是也

毛氏爲燕以否閩本明監本毛本以誤與箋莞小蒲至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落當作樂下又云定本作落可證此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耳

如莞席紛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加誤如是也色如文綬文文閒有毛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文字案綬文字當作艾爾雅

疏卽取此皆不誤鼻上有斜補毛本斜作針

明其法天人所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天是也

疋以璋者補毛本同案疋當作玉下疋義玉不用珪而以璋可證

時巳其泣聲太煌煌然補毛本太煌煌作大喤喤案所改是也故困封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困誤內案山井鼎云封恐卦誤是也朱

深云赤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段玉裁云云當作于形近之譌王伯厚鄭易考所引不誤

載衣之裼毛本裼誤禓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瓦紡塼也相臺本同小字本塼作摶案正義標起止云瓦紡塼釋文云塼本又作專考說文上部無塼字當以又作本爲長小字本作摶乃形近之譌古專摶雖通用但非此之證

習其一有所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作習其所有事也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耳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

事一同壹一所有事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

無父母詒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正義標起止云至詒罹考文古本作貽罙釋文離罹古今字也

〇無羊

今乃犉者九十頭毛本十誤千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明不與深色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深當作身良耜正義作身是其證

黒毛色者三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黒作異考文古本案異字是也索則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索誤

素

搏禽獸以來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搏禽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下箋相與捕魚正義云維相與捕魚矣是正義本此亦當作捕釋文本下箋亦作搏今各本此依釋文下依正義非是考文古本作捕采正義及釋文亦作本也

騫虧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段玉裁云曜考工記作燿讀爲哨頃小也毛釋此別於天保言山

牧人所牧既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誤暇 王乃令以大夫占夢之法占之（補）毛本夫作人案八字是也 故知此以占

夢之官得而獻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以字案十行本此以占剜添者一字是以字衍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

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崚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疏】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卬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卬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卬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

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惔說文作㶿字才廉反小爇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

疏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曰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傳師太師。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㶿訓爲小爇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

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同畎本亦作甽古犬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疢勑覲反長張丈反**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曾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柰何。憯本或作憯士感反唁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唁

疏節彼至懲嗟。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與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之禍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鄭唯有實其猗爲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甽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爲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傳猗長。正義曰以菉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猗倚至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雖甽谷耳能實甽雖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甽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甽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甽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甽說文云甽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甽引之則甽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兩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甽禹貢曰羽甽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傳薦重瘥病。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

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旣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
是重也。箋天下至柰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
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
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
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
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柰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氐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
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氐
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卑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
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鎋字又作轄胡瞎反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
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昊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 疏 尹氏至我師。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
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
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
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虛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旣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
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鄭唯氐爲桎鎋毗爲輔爲異餘同。傳
氐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
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箋氐當至之桎。正義曰
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輸
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
允故易之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
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罔其上矣。勿毛如字鄭音末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巳無以小人之
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巳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瑣瑣
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云壻之父曰姻瑣瑣昬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瑣素火反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亞於嫁反膴音武 疏 弗躬至膴仕。

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餘同。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令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也。箋勿當至上矣。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仕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未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未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畧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殆近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已不宜爲巳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瑣瑣至曰亞。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爲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箋壻之至其祿。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揔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傭均鞠盈訩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傚爲之

訩之於天。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鞫九六反訩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鬬之爭下皆同儆下教反**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届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云届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鞫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届音戒闋苦穴反易以豉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疏】昊天至是違。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卽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旣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傳傭均鞫盈箋盈猶至於天。正義曰傭均訩訟釋言文鞫盈釋詁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效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雖恨其大故經言鞫訩大戾。箋届至至反覆。正義曰釋詁云届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旣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鞫訩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鞫訩也言民心不言鞫訩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病酒曰酲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酲音呈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疏】不弔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酲。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覺言旣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箋昊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竝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今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未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卽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旣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籙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

爲亂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諭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旣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譏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爲于僞反又如字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蹙子六反王七歷反騁勑領反曰而乙反縮所六反

【疏】駕彼至所騁。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以輿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爲王使也臣旣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至俠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巳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傳騁極箋馳騁無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鬭相殺傷矣。相息亮反注同矛亡侯反戈矛也

旣夷旣懌如相醻矣 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巳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懌音亦醻市由反又作酬說音悅下同巳音以酢音昨

【疏】方茂至醻矣。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爲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旣巳和悅旣以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旣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雠是爭義亦得通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正長也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覆芳服反長張丈反邪似嗟反

【疏】昊天至其正。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異餘同。傳正長。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家父大夫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爲于僞反父音甫

式

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訛五戈反畜許六反疏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悔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音政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巳音似爲于僞反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酷苦毒反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此政也。癙音鼠字林癙音恕痒音羊疏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正月至以痒。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旣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癙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憂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箋人以至甚大。正義曰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眞僞因發大怒而

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瘉音庾長張丈反下正長伯長長者皆同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莠餘九反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疏 父母至有侮○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爲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又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專爲已故謂天下爲我也○箋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

惸惸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惸本又作煢其營反一云獨也篇末同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圜土音圓圜土獄也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箋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難乃旦反下之難同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疏 憂心至之屋○毛以爲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惸惸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爲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世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與視我民人

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爲作者言憂心慘慘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巳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傳古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晝則役之夜是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圜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巳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朞而巳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人之至并制○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等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巳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巳故易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蒸之丞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王者爲亂夢夢然箋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滕反

韓詩云惡貌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勝毛音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君也箋云伊讀當爲繄繄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繄烏兮反惡烏路反

【疏】瞻彼至云憎○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令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昬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昬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傳薪蒸言似而非○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於中有爲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傳王者至夢然○正義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昬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傳勝乘○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卑本又作痺同音婢又必支反行下孟反**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召之訊問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訙本又作訊音信**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別彼列反

【疏】謂山至雌雄○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盡猶以爲卑況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

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
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辭○局本又作跼其欲反脊井亦反徐音積說文小步也
維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又
倫峻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誣音無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
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
傷時政也○虺暉鬼反蜴
星歷反字又作蜥螈音元
疏
謂天至虺蜴○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
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
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
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
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
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可故而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
虺蜴也○傳局曲蹐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
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
在位之羅網也○箋局蹐至陷淪○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
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蜴螈○正義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
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
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螈形狀相類水陸異
名耳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
言朝廷曾無桀臣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阪音反又扶版反菀音鬱徐又於阮
反崎起宜反嶇巨俱反墝苦交反埆戶角
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閒音閑辟婢亦反
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抗動也箋云我我特苗也天
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
謂其迅疾也○抗五忽
反徐又音月迅音峻○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
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
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謷本又作嗸五報反沈五刀反
疏
瞻彼至
我力○
正義曰王政所以為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與視彼空
谷仄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
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
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
亂也○傳言朝至桀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
廷曾無英傑之臣○傳仇仇猶謷謷○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

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燎力詔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熛必遙反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褒補毛反姒音似鄭云字也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

疏 心之至威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與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困也箋云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遠于萬反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憜待果反

疏 終其永至助予○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危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傳大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事也○箋輸墮○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

羊傳曰輸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為隳壞之義子路將隳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無棄爾輔員于爾

輻負益也○員音云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婁力注反又作屢數音朔下同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為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疏無棄至不意○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事

為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輸轉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

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礼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

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為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為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

似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為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為仍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沼之紹反樂音洛注同炤音灼之若反易見夷豉反

下如字又賢遍反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慘慘猶戚戚也○慘七感反戚千歷反疏魚在至為虐○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

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為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

上為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遇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

憂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言礼物備也箋云彼尹氏大師也○肴本又作殽戶交反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鄰近

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比毗志反云本又作員音同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慇慇然痛

也箋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慇音殷又於謹反○疏彼有至慇慇○毛以為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礼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礼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

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令憂心慇慇然痛也○鄭以為時權臣昏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

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今憂心慇慇然孤特自傷耳。箋彼彼尹氏大師。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傳言王至及遠。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雖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冨而寠陋將貴也。佌音此說文作㑆音徙蔌音速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寠其矩反一音虛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夭於兆反又於遙反災也椓陟角反。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惸獨將困也。哿哥我反。

【疏】佌佌至惸獨。毛以爲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冨矣其蔌蔌寠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无天祿而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上天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鄭唯天夭是椓爲異餘同。傳君夭之在位椓之。正義曰毛以天斥王王者故爲君夭之夭旣爲君故椓爲在位也。箋民以至害甚。正義曰箋以夭是蒙殺之辭宜夭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夭旣爲夭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　十二之一

○節南山

頌及風頌正經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頌字浦鏜云當雅誤是也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公至篇剜添者一字

所以國傳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箋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十五誤七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詩

維石巖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正義本是巖字考巖字是也傳云巖巖積石貌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箋以嚴說巖者詁訓之法也經義雜記以爲經本作嚴不得箋意又以爲正義本釋文本皆作嚴尤失其實又引羣經音辨不知賈昌朝所載即釋文或作本耳

憂心如惔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如惔之字說文作炗釋文云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炗字五經文字心部云惔見小雅考釋文云字書作焱故轉寫而爲惔詩經小學云毛詩本作如炗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今考說文惔下當是引詩曰憂心如炎以解惔字從炎之意不知者誤改爲惔耳

不敢相戲而言語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不敢相戲而談語又云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是言當作談考文古本作談采諸正義也

小熱也 [補]釋文挍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熱作爇云爇舊作熱據說文改案所改是也

斬斷監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斷也作音是其本斷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具瞻少曾嚴之狀 [補]毛本曾作尊案尊字是也

訓爲小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爇誤熟是也

明所憂者刑罰之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疑威字譌是也

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甽谷又云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甽谷正義中餘甽字同甽畎一字也釋文云山畎本亦作甽是甽谷釋文本作山畎也正義又云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考定本山下當是亦有畎字與釋文本同正義不備引耳

薦重瘥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重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節彼事懲嗟 [補]毛本事作至案所改是也

能實甽唯草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堂云甽下當脫谷字是也

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責下之字當作云

俾民不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卑本又作俾同後皆放此正義本今無可考

氏當作桎鎋之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手旁至者誤也段玉裁云當是抵字誤桎是也別體字抵作扺與桎字形近

秉持國之正平閩本明監本毛本之正誤政之若四圭爲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有誤爲是也說文云桎車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說文無是也考正義所引說文如第網摻淚等字皆與說文不合當是正義自誤以他書爲說文耳非字有譌也

勿當作末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末作未下及正義中同案末字是也此箋末罔卽漢書谷永傳之末殺正義云末略欺罔也

式夷式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式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已身之已不宜爲已止也段玉裁云傳云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作一句讀未必毛音以也

用能紀理其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考此箋以紀說已乃詁訓之法考文古本改紀爲已者不得箋意盧文弨從之非也

瑣瑣姻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瑣瑣素火反小也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考文古本作璅采釋文而誤也旄丘釋文云璅兮依字作瑣亦其證

必天下之民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當作汝形近之譌

夷易違去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易也作音是其本易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字在之下案皆誤也當云民之所爲無不皆化於上也

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亦字上有上爲善三字案所補非也此當云民既化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複衍上爲惡亦當效上七字寫者之誤也

是今昊天之辭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今作令案所改是也

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案皆同當作同皆

慼慼然至俠閩本明監本毛本俠作狹案所改是也

集本云大辯是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辯下疑脫辯字是也本當作注見前

蕡上改悞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悞作悟案所改是也

○正月

是由王急酷之異閩本明監本毛本異誤刑則非常霜之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當夏七月甲戌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誤七是也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稱剜添者一字致常寒之氣來順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恆

女口一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女口一耳是其證

憂心愈愈毛本心誤憂明監本以上皆不誤又此病我之先閩本明監本毛本病下有不從二字案所補是也文王雖受命之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下王字當作武與下互換訴上世之哲氏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民案皆誤也民當作王與上武字互換而又有譌也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暴下有虐字案所補是也上病字衍

則役之圜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六經正誤云作圓誤與國建本皆作圜周禮作圜是也釋文云圜音圓

視烏集於富人之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室作屋考文古本同案室字誤也是無祿世閩本明監本毛本世作由案所改非也世當作也形近之譌輕者役於圜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圜作圓下同案所改非也注作圜正義作圓圜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弗受冠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使誤受以周禮注考之浦挍是也無罪知彼刑殺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疑被字譌是也

伊讀當爲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作緊作音是其本爲字作作也正義本今無可考王迷之云王既有所定閩本明監本毛本脫

王字迷之作迷之案迷字是也

故老召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召之作元老考文古本同案召之誤也

人意盡猶以爲卑 補 毛本盡作盡 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作故案皆誤也無當作元因别體字無作无而譌也

不敢不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局本又作跼正義標起止云傳局曲又云箋局蹐是其本作局考文古本作跼采釋文

胡爲虺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蜴之或體也詳詩經小學

虺蜴也 補 毛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 一名蠑螈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於蜴上補水字是也下文云水陸異名耳可證 故言今之人可故而爲

以喻被王之以禮命 補 毛本被作彼 毛以詩意取菀苗此賢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比誤此是也

褒姒威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威本或作滅考傳云威滅也說文威下同引此詩是字本作威或作本非也他書多引作滅非毛氏詩正字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是用作用是考文古本同案相臺本是也此誤倒 女不會以是爲意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不會作會不案會不是也 汝能若是則輔車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車當作益 但輔益輻以賢益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莫知所於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逃案於字是也此承上於朝廷於山林而言

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上有獨字考文引古本亦同案有者是也

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會誤合

蔌蔌方有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正義云方有爵祿之貴矣是其本與或作同戴震毛鄭詩考正云當從釋文爲正

天夭是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後漢書蔡邕傳天夭作夭夭是諑字蜀石經亦誤天爲夭見詩經小學中

富人已可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猶

箋民以至害甚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於案所改是也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十一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130
SS号=12374787
DX号=000007512116
出版日期=
出版社=